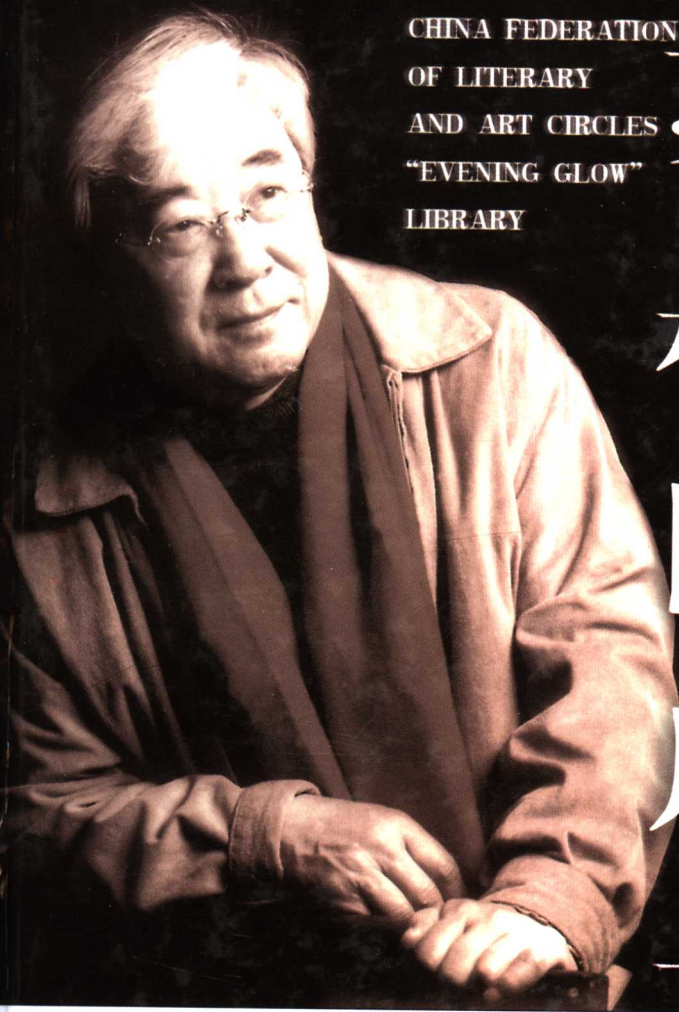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EVENING GLOW”
LIBRARY



苏 叔 阳 剧 本 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苏叔阳 阳 剧 本 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叔阳剧本集 / 苏叔阳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6.5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ISBN 7-104-02397-6

I. 苏... II. 苏... III. 话剧-剧本-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广播剧本-中国-当代 IV. I2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1879 号

苏叔阳剧本集

策 划: 沈 梅

责任编辑: 沈 梅

封面设计: 常 春

版式设计: 郑 浩

责任校对: 刘学青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58930221(发行部)

传 真: 58930242(发行部)

电子信箱: fxb@xj.sina.net(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 本: 850 mm X 1168 mm 1/32

印 张: 19

字 数: 530 千

版 次: 2006 年 9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104-02397-6/J·918

定 价: 11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我在行走

自序

1

我喜欢戏剧。常以为舞台上那片天地属于我，那是我的世界、我的梦。因为我可以在那里撒开我的想像力，让它风一样地飞翔。我可以公开地爱我所爱，恨我所恨，大声地宣示我对世界和人生的理念，让心灵无所忌惮地哭泣或者放歌。

我知道，这很幼稚，是个苦涩的梦；但今天我还在这样想。我怕是长不大了。

不知不觉，我成了“晚霞”。可我的朝霞哪儿去了？是像我那乳名叫做“屁帘儿”的风筝一样，随风而去，消失在瘦弱的岁月里，从此再也不回来了吗？再阴暗的晨光也是黎明的色彩。我梦想，那“屁帘儿”般的朝霞回来，照耀着我在戏剧的河流里游泳。假如，假如啊，我是个成功的戏剧家，那该多么幸福！可惜，我不是。

但我不悔，我还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走。我还没糊涂到那地步，以为我的戏别人都争着看，看完了，人人叫好，个个夸赞。我也没那权力，谁敢批评我的戏就判谁“没文化”，让他们负担“中国文化真悲哀”的责任。我只是在走，在我梦想的路上走。虽然我的脚





力不如先前，可是爬的力气还有，我从不就想就此打住。

我的这本集子，不是作个了结，只是说明过去。自然，这也不是全部，太幼稚的东西不敢出手。“不悔少作”，自己说着好听，可污人耳目总不大合适。以后我还会鼓捣出一些剧本来，往好处努力的心气还旺。

感谢所有为这本书的出版拿主意、搞策划、当编辑、做校对的领导和朋友。如今出这么一本卖不出钱来的书，得下多大的决心，捧出多大的爱心呐！

艺术的路，弯曲起伏，正如人生的路。但总会归为大道，阳光璀璨，花木葱茏。相信吧，不然还要戏剧干吗呢。

苏叔阳

2006年3月2日于寤斋

目 录

1	自 序
1	丹心谱
81	左邻右舍
163	灵魂的审判
232	幸福回旋曲
280	家庭大事
358	太平湖
410	飞 蛾
473	月 光
538	苦 恼
553	萨尔茨堡的雨伞
572	雕刻家和他的杰作
581	流 星

丹 心 谱

(五幕话剧)

〔题记〕写作本戏的初衷原是要正面歌颂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高风亮节。但是岁月赋予了它太重的政治因素，而忽略了它实际上是新中国舞台上第一个把知识分子作为正面形象的主人公来歌颂的话剧。我自己认为它起码塑造出两个半站得住脚的人物。这是我的“成名作”，对我后日的创作有重大的意义。





- 人 物**
- 方凌轩 北京新华医院老中医，共产党员，人大代表，七十五岁。
- 丁文中 新华医院老中医，方凌轩的老友，七十八岁。
- 庄济生 方凌轩的女婿，新华医院党委委员，医生，四十岁。
- 方静淑 庄济生的妻子，新华医院外科医生，三十五岁。
- 吴慷心 方凌轩的老伴，六十四岁。
- 郑松年 新华医院医生，党员，三十六岁。
- 梁 晨 记者，郑松年的未婚妻，三十岁。
- 李 光 新华医院党委书记，五十四岁。
- 赵国柱 退休老工人，八十岁。
- 陈新生 工艺美术工作者。
- 吴丽芳 某歌舞团舞蹈演员，吴慷心的侄孙女，陈新生的未婚妻，二十六岁。
- 曹亚萍 新华医院实验室技术员，二十五岁。
- 医生甲、乙、丙、丁，护士长，护士孙姐、小李，收发室工作人员等。

第一幕

1975年1月，四届人大闭幕的日子。

方凌轩的家。

3

这里是一个北京的四合院的正房，正中是一明两暗的堂屋，右侧是方凌轩的书房，一扇门通向卧室，中间是会客室，舞台上就是这样一间会客室。左侧有一扇门通向方凌轩的女婿庄济生夫妇的房间，由此可通向厨房。正中有门通往院落，透过窗子可以看到海棠树的枯枝和几丛修长的翠竹。会客室摆着硬木家具。玻璃书橱里放着线装书。橱前放着书桌，书桌上有电话机。墙上是老式的挂钟。茶几上摆着盆景和兰花。墙上，在毛主席像的下面是一张草书的条幅：“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此外，还有几张山水画。靠窗的一角有一张大理石面的小圆桌。庄济生夫妇房门口，有一个酒柜，上面放着糖盒、茶具之类，还有一个瓷花瓶，与圆桌旁的新式沙发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一股现代的气派，但也仅仅是占据了一角而已。整个会客室仍然给人一种古朴的感觉，使人一看而知，主人公是位年高望重的饱学之士。

扩音器传出欢快的乐曲，夹杂着鞭炮声、口号声和欢庆四届人大闭幕的游行队伍纷杂的笑声、脚步声。

〔幕启。方静淑正站在圆桌前洗水果，吴懷心匆忙从厨房上。〕

吴懷心 济生怎么现在还不回来？（要出门）

方静淑 上哪儿去，妈？

吴懷心（指着窗外）你听，这鞭炮响成一团儿，说不定你爸





跟客人们马上就到,饭桌上还能没条鱼?你爸是属猫的,就是馋鱼。

方静淑 (拿下吴慷心手里的菜篮,笑着)妈,您放心吧,济生说活鱼一定能买来。这回,四届人大闭幕,爸从会议上回来,济生说要亲自下厨做菜,存心要露一手呢。您哪,就成全了他吧。(拉妈妈坐下)

吴慷心 (解开头巾又戴上,站起来)不行,作料还不齐呢!这两天鲜姜不好买,我还得奔去!

方静淑 得了,妈!平常您忙里忙外,今天您就当个总指挥,支支嘴就行啦,我们全包了!

吴慷心 你们?

〔吴丽芳噘着嘴上。〕

吴丽芳 (要哭)静淑姑姑,给我上点儿药!

方静淑 怎么啦?

吴丽芳 烫了个燎泡,横有一寸高!

吴慷心 乖乖,这是炒菜呢!

方静淑 (拿起吴丽芳的手,笑了)哎!就这么一丁点儿泡,瞧你说的。

吴丽芳 人家疼死了,你们外科医生心最狠了!

〔庄济生提着大包小包和三条大活鱼上。〕

庄济生 (把鱼往上一提)妈,您瞧,活鱼!

吴慷心 哦!真好。(接过庄济生买来的鱼进厨房)

庄济生 (向吴丽芳)怎么啦?

吴丽芳 烫了手啦!

〔吴慷心在厨房内喊:“哎呀!糊了!”〕

吴丽芳 哎呀!我的爆羊肉!

〔吴慷心端炒菜锅上。〕

吴慷心 看看,作孽吧,还爆羊肉呢!

庄济生 (笑着)成了糊炭儿啦!

吴丽芳 人家烫了手嘛! ……

庄济生 丽芳,你别急。你在无意中做了一个最有名的北京风味儿菜:“爆糊”。

吴丽芳 您笑话人!

庄济生 真的。爆羊肉讲究的是鲜嫩可口。几十年前有位老师傅一走神儿,把羊肉爆糊了,正准备给顾客换一盘,谁知道顾客吃了赞不绝口。从此添了一道新的京味儿菜“爆糊羊肉”。眼下会做“爆糊”的已经不多了,可想不到又出了一位名厨师——(一指吴丽芳)吴丽芳!

吴丽芳 哎呀,姑父,您真会说话!

吴慷心 他这张嘴,能把绿叶说成红花。

庄济生 (从提包里掏出小纸包)妈,给您,姜粉,姜片……

吴慷心 好,可最好是……

庄济生 (又从提包里掏了两块鲜姜)鲜姜!

吴慷心 太好了。(接过鲜姜)

吴丽芳 姑父,您真把姑奶的心琢磨透了!

吴慷心 像你,就会气我。走,做菜去。

[吴慷心拉吴丽芳下。]

庄济生 爸还没回来?

方静淑 还没呢。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晚?(给庄济生倒上一杯茶)

庄济生 今天部长突然打电话来把我叫到部里。

方静淑 (一愣)什么事儿?

庄济生 她问我对 03 新药和 03 科研组的工作有什么感想。

方静淑 她怎么会找你去谈这种事儿呢?

庄济生 很奇怪,出人意料!

方静淑 你怎么说的?

庄济生 我说:03 片剂疗效很好,但也不尽然。03 组工作有





成绩,自然喽,也有缺点。一分为二嘛……

方静淑 瞧你说的,干吗这么圆滑?

庄济生 我要摸摸她的意思啊!

方静淑 她说什么?

庄济生 (心烦地站起走了两步)她听了以后大发脾气,说:你还是党委委员,又是部里挑选派去参加朝农现场会的。为什么没有路线觉悟!还说:03 科研组是同朝农经验唱反调,是关门搞科研的典型,是为城市老爷服务的。

方静淑 这样儿!

庄济生 奇怪的是,她三次提到我是方凌轩的女婿。

方静淑 这是什么意思?扯什么亲戚关系!

庄济生 她一再提到薛书记的免职。她要缩减 03 组,要我宣布这件事!

方静淑 不是新来了一位党委书记李光吗?

庄济生 问题就在这里。她从来没有找过我,对 03 科研组的工作,从来也不感兴趣,这次是为什么呢?

方静淑 你不会问问她吗?

庄济生 你可真是!这种指示历来只能心领神会,是不能问清楚的。

方静淑 那你怎么办?

庄济生 我要想一想,看一看。现在,步子不能迈错。

方静淑 你知道,你从辽宁回来做的那个朝农经验的报告,大伙儿议论纷纷。

庄济生 都说了些什么?

方静淑 丁伯伯就说你脚踩两只船。

庄济生 这老头子,专门和我作对。难哪!

(吴丽芳上。)

吴丽芳 姑父,姑奶要我问你那鱼怎么收拾,要不要现在就

开膛破肚。

庄济生 哎,让我去吧,那是有讲究的。(下)

方静淑 丽芳,把这屋子归置归置。

吴丽芳 行,保准让姑爷爷一进屋就痛快!

〔方静淑下。〕

〔吴丽芳收拾房间,擦着茶几。〕

〔李光背着一个工具袋,里边装着瓦刀、大铲,从中门上。〕

李 光 请问……

吴丽芳 你找谁?

李 光 请 问……

吴丽芳 你倒是问哪!

李 光 你是方老的什么人哪?

吴丽芳 亲戚,他是我姑爷爷。

李 光 噢,你是演员,跳舞的。

吴丽芳 你怎么知道?

李 光 看出来的。

吴丽芳 那你是干什么的?

李 光 你看呢?

吴丽芳 (看看他)瓦工师傅!

李 光 没错。

吴丽芳 正好,我姑爷爷家院墙坏了,您能给修吗?

李 光 能。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医院派我来的。

吴丽芳 行,我领你去。

李 光 回头你姑爷爷回来,你可招呼我一声,我也要欢迎
四届人大代表。

吴丽芳 好。

〔李光随吴丽芳下。〕

〔突然传来轻快的笑声,梁晨和郑松年上,吴丽芳随上。〕

〔方静淑、庄济生上。〕





梁 晨 庄大夫，方大夫。

方静淑 梁晨，快坐！

庄济生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大记者梁晨驾到！

梁 晨 你净挖苦人。

〔郑松年把两瓶酒放到桌上。〕

方静淑 松年，买的什么酒？

郑松年 两瓶特曲！

庄济生 这是方老最喜欢的，你真不愧是方老的得意门生。

梁 晨 看你说的！

方静淑 梁晨，最近好吗？

梁 晨 好，也不好。

方静淑 怎么？

梁 晨 我天天要完成自己良心所不愿完成的工作。

庄济生 那怎么会呢？

梁 晨 比方写稿，稿子写成了，如果总编老爷大为欣赏，
那我的稿子里一定有违反良心的东西。

方静淑 那不成了言不由衷了吗？！

梁 晨 所以我就得阳奉阴违！

方静淑 你真有意思！

梁 晨 可惜，我们今天的读者不能把某些文章倒着看。

郑松年 她正在做着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庄济生 梁晨，你写的那篇表扬我们 03 冠心病科研组的文
章，什么时候发表？

梁 晨 被总编压下了。

〔忽然“啪——啪！”一声二踢脚的爆响，接着一阵爽朗的
大笑，丁文中出现在门口。他臂弯里挂着手杖，一只手拿
着香火头儿，一只手拿着一个爆竹。众迎上，齐声招呼。〕

众 人 丁老！

丁伯伯！

丁文中 (笑着)慢,先让我放了这个爆竹!

方静淑 (捂上耳朵)丁伯伯,别在屋里放!

丁文中 (出户外点着爆竹,爆竹响了,哈哈笑着)哈哈,你们看,“老夫聊发少年狂”!

[吴慷心急上。

吴慷心 嗨,炮仗怎么扔到院儿里来了?

梁 晨 方伯母,这是丁老放的!

吴慷心 哟,文中大哥!您可真是老小孩儿!

丁文中 四届人大像一股春风,使我这老枝又发了新芽!慷心,没听说?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会上宣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啦!

吴慷心 听说啦!所以要犒劳犒劳你们,解顿馋!

方静淑 (扶丁文中走向沙发)丁伯伯,您坐这儿!(端过糖碟)丁伯伯,吃糖!

丁文中 (看看糖)不,一杯红茶,三颗醉枣儿,足矣!凌轩还没回来?

吴慷心 早预备下了!(用茶盘托过一个盖杯,一碟醉枣)

梁 晨 (接过茶盘,送上)丁老,请!

丁文中 谢谢。怎么,听说你到四届人大会议去采访了?

梁 晨 中途又被叫回来,奉命向您组织稿件!

丁文中 要我写稿?要我丁文中写稿,这本身就是一桩新闻。你们总编是很会制造新闻的。

梁 晨 丁老真是妙语惊人。

丁文中 我是绝不同你们报纸打交道的。上次贵报已经说过我是老顽固了!

梁 晨 那是因为您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谈话!

丁文中 不合时宜?我只不过在座谈会上发表了点儿善意的批评,请你们注意点儿宣传的分寸,什么中国农村已经做到“小病大病都能治”,事实上不可能嘛!





好家伙，贵报就大兴挞伐，说我“抱着古久先生的陈年老账簿，摇着孔老二式的阴沉木脑袋，用否定一切的目光，拿着九斤老太的秤来衡量新生事物”！真是奉承到家啦！

〔庄济生大笑。〕

梁 晨 可现在我们是请您写稿，批判儒家。

丁文中 要我这“孔老二式的阴沉木脑袋”批儒？笑话！

梁 晨 请您从批儒的角度谈谈冠心病的治疗，结合朝农经验，联系 03 科研组的方向问题。

方静淑 这是什么意思？

庄济生 噢，是这样！

梁 晨 看，庄大夫懂了。

方静淑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济生？

庄济生 这就是说，03 新药是为儒家服务的。

丁文中 胡扯！03 新药跟批儒有什么关系！

梁 晨 可我们总编说您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您反对 03 新药的研制。您从学术上批判 03 组那是很有分量的。

丁文中 拿我当枪使啊？！不错，我对 03 新药从治则到处方，都有不同的看法，但这是我们之间的学术之争。有人说研究冠心病是为城市老爷服务，完全是欲加之罪。让我说 03 科研组是儒家，你们总编真想得出！

梁 晨 唉，丁老，您不写，我这任务完不成啊！

丁文中 不干，我绝不干！

梁 晨 松年，帮我劝劝丁老！

郑松年 （慢悠悠地）我看以后得多生产点牛黄清心丸。

梁 晨 为什么？

郑松年 心火上攻，说胡话的大有人在！

梁 晨 你别煽风点火，我这儿都急死啦！丁老，您还是写吧，文章一登，可就……

丁文中 文章一登，无疑是一篇绝妙的广告，我丁文中贱价出售，大拍卖！

梁 晨 您大笔一挥，我就超生得救啦！

吴慷心 真的，文中大哥，瞧梁晨说得怪可怜的。

方静淑 妈，梁晨说反话呢！

丁文中 慷心，你可真老实，他们总编让我出面批判凌轩！

吴慷心 啊！批判我们老头子，那可别写！（又对梁晨）那你怎么交差呀？

梁 晨 我就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丁老刚要同意，又让方伯母挡驾了！

吴慷心 行！就这么说。我一个老太婆！

丁文中 （对梁晨）哦，你成心逗我生气！

郑松年 看起来，这篇文章是大有文章！

梁 晨 废话，文章不就是文章嘛！

郑松年 这就像一副药引子。

庄济生 我认为，批儒运动要掀起一个新高潮，一个反击复辟回潮的高潮！

郑松年 （慢慢地）我们医院的病人又要增加了。

方静淑 为什么？

郑松年 又要有一批人被他们整病，整倒！

〔停顿。〕

丁文中 松年的话总是切中时弊！

梁 晨 他像根木头直来直去！

丁文中 木头好哇，有根！不像浮萍，随波逐流，永远时髦！

〔静场。〕

吴慷心 文中大哥，近来身体好吗？

丁文中 好极了。近来总有人恨我们老人死得慢，奈何飞天

